□ 陈爱松

伊濱新和

考试还出榜,贴在校门旁边的土墙上,村里人谁都能看 见。他爹苦笑着说:唉,要不是俺灵娃老托着这榜,榜都 掉下来了! 他爹一直后悔,抱灵娃进教室时,应该等醒 着的时候,而不是睡得正香时。

灵娃小学三年级再一次留级时,成了我的同学。他 坐在最后一排,个子明显高出一截。上课从不捣乱,身板 直直的,不大的眼睛努力睁着,盯得老师都不好意思看 有一次,老师吓唬几个皮学生,说背不会书中午不 准回家吃饭。那几个皮孩子,一看老师回家了,也顿作鸟 兽散,舞着书包就跑了。

中午我来得早,听见谁还在教室里磕磕巴巴地背 一看,是灵娃。一会儿,灵娃妈探头进教室,叫着灵 娃,咋还不回去吃饭?他说老师让背会书再回。他妈说, 老师是吓你呢,不是真不叫你回家!叫他不动,只好来拖 他,他抱着课桌腿说啥也不出教室。这个死心眼!她妈 只好回家给他送来了馍。

有时,老师罚背不会书的扫地,别人窜了,他就一个

人不吭声把地扫完。

灵娃真不是读书的料。上个小学把初中的三年也用 完了。他爹托人在镇上一家烩面馆给他找了个活儿。烩 面馆的活儿不像背书那么难,灵娃干得挺起劲。打杂一 段时间,师傅就叫他揉面。烩面馆里有两个学徒,人家揉 面比他快,坐在板凳上笑他:"你少揉一会,多醒一会,是 一样的!"灵娃笑笑,依旧按师傅要求的时间揉啊揉,鼻子 上沁着汗。

一天午后,有个姑娘来吃面,灵娃告诉人家,现在面 没有醒好,你去别家看看,或者你等一会儿。姑娘有点 吃惊,眼扑闪了一下,就坐下等。灵娃舀来一碗面汤:你 先暖暖胃。吃过饭,姑娘给他一个笑脸。后来,那姑娘 就常来吃面。吃着吃着,就成了灵娃的媳妇。灵娃妈喜 得合不拢嘴,她对邻居说:唉,我一直担心俺灵娃寻不下 媳妇哩!

夫妻俩去邻镇上开了一家小面馆。那儿铁箱厂多, 工人多。灵娃操案,灵娃媳妇端饭拾碗收钱,来吃饭的人

别人来取经,灵娃说,我哪有什么经啊。面揉好醒 好,来吃饭的都是出力人,碗大点,多扯一块面。面汤又 不值钱,随便喝。总得叫人吃饱吃好呀,

媳妇看灵娃每天起早贪黑那么辛苦,挣了一些钱后就 和灵娃商量,咱也做热菜,兼卖烟酒。灵娃说,隔行如隔 山。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能把烩面做好,我就知足了。

村里种出来的麦子,卖给收麦的老便宜。灵娃爹就 把自家的几千斤麦子慢慢磨成面,给他送过来做烩面。 别人一吃,都说,香,筋,滑! 于是,街上卖馍的,轧面条 的,都托灵娃买面。灵娃就让爹去村中牵线。结果,大家 的麦子都卖了稍高的价钱,村中的磨坊天天隆隆地响。 邻居见灵娃爹,老远跟他打招呼:"灵娃真不简单啊,你给 孩子起这名字好啊。"他爹弯了一辈子的腰挺直了,脸上 的笑纹一直漾到耳朵后。

看灵娃爹走远了,邻居感叹:笨人也有笨福呢,一只鸡 带两个爪儿,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也有人说,人还是笨些 好,你老精,偷奸耍滑,好占便宜不吃亏,谁光跟你打交道?

灵娃挣了多少钱,没有人说得清。反正早就盖了两层 楼房,买了车,最近又把小面馆装修一新,请高人起了一个 名字:"笨面"。灵娃给我打电话,叫我给他编一副对联。我 想了想,说,"实心实意实诚店,笨麦笨碗笨工夫"吧。他在 电话那头笑:"中,中!老同学,有时间来吃面啊。"

凡人小记

快乐是一种能力

□ 王子华

那天路上堵车,我和老公无聊地说起路上汽车的车牌号来,忽然 发现车牌号有几个规律,要么是那种一看上去就很吉利的,要么就是 很好记的,而那些杂乱无章的,不是谁的生日就是手机号。这些数字 的排列和组合,无一不透露出人们当时的想法和心理,我因此想起了

那时,我还在报社工作,负责管理读者群,为了方便读者参加报 社的活动,要给读者发识别卡。每张卡都有编号,轮到编号为 "0000250"的时候,我不禁犯愁,哪个读者会要这张卡呢?本想申请 将这张卡作废的,但万万没想到,领卡的吴大哥竟说:"没事,我不怕 当傻瓜,越傻越开心!"

吴大哥衣着普通,但我却因这一句话,无法再把他当普通人看。 且后来的读者活动也证明,吴大哥豁达开朗,只要有他参加的活动都 会顺利很多,气氛也要好很多。我和吴大哥也因此更加熟悉,得知他 经历了许多的磨难,我还没来得及感慨唏嘘,他便乐呵呵地说:"这没 什么,哪里会有一帆风顺的人生?哪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时过不去 的坎,但最后还是会过去的,许多事就看你是不是看得开。"

我顿时愣了,照吴大哥的话说,那些在许多人看来没有经历磨难 的人生,其实是不存在的,不过是因为心态好,好到自己和旁人都感 觉不到。

当时,我听得不是很明白,后来读到明代思想家、军事家王阳明 的那句"过去未来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时,方明白吴大哥的幽默

时时都快乐敞亮,其实是一种能力,甚至是一种养心的学问。当 把自己的关注力只放在现在,过去的让它过去,明天的等明天再说, 如此,能把今天的事做完,便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同时也能屏蔽 掉许多烦恼。

若有所思

拜访自己的内心

□ 惠远飞

2020年的新冠肺炎,让这个世界改变了很多。

病毒暴发高峰期,我积极响应号召,实施居家隔离,这一隔离就 是四十多天。四十多天里,由开始的不习惯到慢慢适应。一直以来, 自己每日都在为生活而奔波不息,生存的烦躁焦虑,职场的明枪暗 箭,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让人往往有些应付不过来,甚至喘不过来 气。现在好了,居家隔离,没有繁忙的工作,没有频繁的人际往来,没 有奔跑交涉,只有一家人,一套房子的空间。

在静候春暖花开的闭关的日子里,开始冷静地思索自己过往生 活的得与失。在看似枯燥无味的封闭岁月里,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 欢做的事情,重新捡起自己放弃多年的写作爱好,写自己喜欢的文 字,与自己的心灵做最亲近的交流。

想起多年前听过的一个故事。 一位学僧问禅师:"师父,以我的资质,开悟需要多久?"禅师说:

"十年。 学僧又问:"如果我加倍苦修呢?"

禅师说:"二十年。"

学僧很疑惑,于是又问:"如果我夜以继日,不休不眠呢?"

禅师说:"那样你永无开悟之日。"

学僧惊讶,"为什么?"

禅师说:"当你只看见结果,就无法静下心来,也就永远得不到结果。" 《大学》云:"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让自己静下来,拜访自己的内心。

蓦然回首,发现这么多年,自己一直在喧嚣的人群中随波逐流, 没有了主见,丢失了自我。或许是因为生存所迫,在职场上,战战兢 兢,如履薄冰,不知何时,对老板、对上级也学着开始逢迎……自己从 来没有静下心来安静过,自省过。

"慎独",或许就是自己遗失的最闪光的品质,遵守自己的初心,做 真正的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必为了某种目的过于委屈自己, 遵从内心最基本的法则,顺应自然,坦坦荡荡,才是自己需要的人道。

外面阳光灿烂,春色明媚。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城市已经解封。 到处能够看到久违了的人影,世界开始逐步恢复既有的生机与活力。

闭关抗疫的日子里,意外的收获就是在"静"的世界中,能够近距 离地拜访自己的内心,知道自己的需要,把蒙尘的心灵需要勤加擦 拭,散发属于自己的光明。

时时拜访自己的内心,一路且向慎独行。



闲情偶寄

游五龙峡记

□ 陈俊峰

周末,天气晴好,与朋友约寇店五龙峡 游玩。驱车数十里,慕名而去。初,大道通 衢,绿树红花后移。后,小道蜿蜒,数次折 返,叩问乡亲,遂抵。停车溪边,同人。

乃见树影婆娑,人影在地,鸟鸣于林,叮 咚于溪。桃之灼灼,胭脂零落,清香四溢,嘤 嘤嗡嗡,花绕蝶蜂,驻足留影。缘溪行,得一 粼粼水浦,色若瀚海,溶溶泄泄,欲皱还休。 桃红浸水,梨白映辉,绿柳堆烟,水草与树影 相戏,难分水岸。掬一水洗尘,倍感清爽。 欲驾一叶扁舟,一棹波心,斗酒诗篇,激扬唱 晚,酣畅无限。忽鸟如飞石,鸣叫,如从天 抛,歌罢飞云碧霄。游者叹曰:烦恼皆自寻, 春色正好,一切可消。

盘旋而上,径渐窄小,才通足,荆棘挂 衣,探索前行。衰草扑地如梳,新芽萌发如 洗,野花席地如缀,乃冬春之交际。行至开 阔处,遥望对岸黛崖如屏,花开绝壁。仰见 山峦起伏,远接天际。嫩绿层层,翠帐点 红。上有鸟鸣山涧如脆笛,下有泉鸣深谷如 洞萧,一高一低,旋律曼妙。风吹汗落,微 冷,以其境过清,怕走兽出没,恐惊五龙腾 空,不如归去,却道流连无归意,如恋娇妻。

同游者一人,购一蜂蜜,同归。

万安山汗

□ 徐晓娟

灵台觅仙踪,玉虚观大象。 花林倚走月,芳树透流光	树树染碧色,山山沐斜阳。 绿芽洇疏林,青草漫平冈。 蛱蝶深深见,山蹊菜花黄。 花间枕嫩蕊,陌上破柔桑。 灵台觅仙踪,玉虚观大象。	伏虎忠勇毅,射鹿孝名扬。 兴来无远近,随花曲流觞。 石林遥怀古,坐看远山苍。 山中不知岁,皎月华灯上。 花林倚走月,芳树透流光。 掬水弄花影,行远复相望。
--------------------------	--	--

伊滨名人

人民音乐家张鲁

□杨群灿

诞生于抗战时期的歌剧《白毛女》继承了民 间歌舞的传统,同时借鉴我国古典戏曲和西洋 歌剧,在秧歌剧基础上,创造了新的民族形式, 为创造新歌剧开辟了一条富有生命力的道路, 《白毛女》也因此成为我国民族新歌剧的奠基 石,在中国民族歌剧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 义。该剧1949年荣获斯大林文学奖,并在几十

歌剧《白毛女》曲谱的主创人员中,有一位 来自咱们伊滨区谭翟村——他便是大名鼎鼎的 张鲁。

反响巨大

1945年4月22日,即党的"七大"召开前夕, 大型新歌剧《白毛女》作为献礼剧目在延安举行 了首演,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被观众挤得满满的, 盛况空前。由于戏票紧俏,很多人扒在门窗外 "听"戏,陈赓的"七大"代表戏票被战友抢了去, 他是坐在窗台上看完了整个演出的。

开场曲《北风吹》的音乐徐徐奏响,凄美的音 符敲击在每个观众的心坎上……在整场演出中, 几乎所有的观众都沉浸在白毛女感人情怀的悲 剧中,首长席后面的几位女同志看着看着失声痛 哭,李富春转身劝解说:"同志们呐,这是干什 么?这是演戏啊!"可话还没说完,自己的眼泪也 止不住流了下来。毛泽东来得晚了一些,他悄悄 地走到自己的位置上坐下,当喜儿唱到"太阳出 来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 时候,贺敬之注意到毛泽东在用手绢擦眼泪。演 出结束后,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毛泽东、 朱德、周恩来、邓颖超、罗瑞卿、刘澜涛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一齐走向舞台,与演职员们握手,向剧 组表示祝贺——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还沉浸 在戏中的毛泽东走到黄世仁的扮演者陈强的跟 前时,竟然垂手而过,陈强成了全体演职员中唯 一没有同毛泽东握手的人。首场演出,整个剧组 只有王昆一人因唱段太多才享受了吃两只生鸡 蛋的待遇,为此周恩来非常感慨。

之后,《白毛女》在延安公演了30多场,场场 爆满。解放区报纸经常报道演出盛况,《晋察冀 日报》说:"每至精采处,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每 至悲哀处,台下总是一片唏嘘声,有人甚至从第 一幕至第六幕,眼泪始终未干……"作家丁玲描 写看戏的场景说:"每次演出都是满村空巷,扶老 携幼……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掩面呜咽,一团一 团的怒火压在胸间。"其后《白毛女》从延安演到 了张家口、哈尔滨、北京,及至全中国,郭兰英、孟 于都演过喜儿。

"翻身人看翻身戏"。《白毛女》不仅具有艺术 影响力,还直接触动了劳苦大众最深层次的情感 结构,让他们从千百年精神奴役的创伤中觉醒, 从而迸发出了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与影响力。 有一次,当看到黄世仁在白虎堂向喜儿施暴的情 节时,一战士竟然拉开了枪栓,此后规定,部队观 看该剧必须子弹退膛;很多战士喊着"为喜儿报 仇""为杨白劳报仇",冲上了解放战争的战场,战 斗力倍增;该剧在土改运动中也成为最生动的教 材,一些村子在组织观看演出后,很快发动群众 展开了反霸斗争;剧本甚至很快传到了国统区, 并受到进步文艺界的高度赞扬,郭沫若读了之后 立刻给剧组写信,肯定了它的成功。可以说,像 《白毛女》这样,将艺术感染力直接转化为精神力 量乃至战斗力的作品,在世界文艺史上也是极为 罕见的。

造就经典

为排好这部新式歌剧,在鲁迅艺术学院院长 周扬的指导下,鲁艺专门成立了创作班子,几乎 汇聚了延安文艺界大部精英,由鲁艺戏剧系主任 张庚总负责。剧组采取流水作业方式,编剧贺敬 之写完一场,交给马可、张鲁、瞿维等人谱曲,由 张庚、导演王滨审定,丁毅刻写蜡纸印出,再由导 演和演员试排,每幕完成后总排,请鲁艺师生、干 部群众以及桥儿沟老乡观看并评论,整个过程就 是边写作、边排演、边修改。

作为曲谱的主创者之一,张鲁并没有系统地 学习过作曲理论,更没有创作大型歌剧的经验, 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他所熟悉并酷爱的民间音 乐,从那些千百年来口口相传于百姓中的民间艺 术里汲取智慧和营养。那段时间,张鲁废寝忘 食,写了改,改了写,但总不能令人满意。一天晚 上,张鲁照依坐在窑洞里那张摇摇欲坠的桌子前 陷入了沉思。他思索着张庚一再强调要关注人 物的命运,开场曲《北风吹》一定要让观众一听就 喜欢。按照剧本的描述,喜儿出场时是个清纯美 丽、活泼可爱的农家少女,自幼丧母,与父亲相依 为命,多像河北民歌里的"小白菜"呀——他心里 猛地一动,又想起了贺敬之曾建议过,喜儿的唱 段可以考虑用民歌《小白菜》作基调。他顺着这 个思路,在经过了一遍又一遍的自我否定之后, 终于揣摩到了喜儿在大雪纷飞的除夕之夜等待 爹爹回家时那种又急又喜的感觉,一串串音符像 一股山泉般自脑海中奔涌而出,可不巧的是灯油 没了。张鲁明白,创作灵感稍纵即逝,他急切地 敲开同学孟于的窑门借灯油,孟于让他就在这儿 写,自己出去捡煤核,几分钟之后,等孟于回到窑

洞,《北风吹》已经写好了,两人当即就试唱起 来。不久,当王昆站在张庚的窑洞办公室唱完一 遍《北风吹》后,张庚激动地拍案而起:"好,就是 它了!"《北风吹》遂成经典。

搞定了开场曲,后面的创作就比较顺手了, 《扎红头绳》《哭爹》《刀杀我,斧砍我》《我要活》 (与马可合作)、《花天酒地辞旧岁》等一幕幕曲谱 在张鲁的笔下倾泻而出。

张鲁还是王昆的识才伯乐。当时原定演喜 儿的林白怀孕了,突如其来的喜事让剧组慌了阵 脚。有一天,张鲁被一阵女声《信天游》所吸引, 其音色甜美嘹亮,音律宽准,循声望去,是个瘦骨 伶仃、扎着两个丫丫辫的农村女孩,非常活泼,不 是唱歌便是扭秧歌。张鲁心里一动,让这个女孩 演白毛女倒是挺合适呢。私下打听,得知这个名 叫王昆的女孩不久前刚从晋察冀来到延安。接 下来,桥儿沟的山坡上、莜麦地里、小河滩头,张 鲁影子一般跟了王昆好几天, 听她唱、看她扭 ——于是,王昆成了《白毛女》中的第一个喜儿。

成就卓著

张鲁于民国六年(1917年)12月出生于河洛 道洛阳县东南路李村乡谭翟村,在家乡读完小学 后,到太原读中学,高中肄业回乡到李村中心国 民小学校(沿革为李村一中)教了几年书。在进 步教师的影响下,1938年奔赴延安,先入抗日军 政大学学习,1939年3月入党,不久进鲁艺实验 剧团当演员和合唱队员,1940年担任过冼星海的 秘书,后来进入鲁艺音乐系学习,1943年毕业,曾 任晋西北文联音乐部副部长、华北联合大学教 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工作团 副团长,1950年任中央音乐学院民间音乐研究室

主任,1958年任中央歌舞团团长,1962年任黑龙 江省歌舞团团长,80年代任中国音协常务理事、 黑龙江省音协主席。

张鲁在历史巨变的进程中,经过延安这座革 命大熔炉的锻造,由一个少年乐迷成长为卓有成 就的音乐家,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写下了浓重 的一笔。1942年,张鲁以《推小车》《有吃有穿》等 歌曲显示出作曲才能,他本人是男高音,自己还 唱过这些歌,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有吃有 穿》以富于特色、新鲜活泼的曲调,乐观主义、诙 谐风趣的特征,赢得了边区广大军民的喜爱,成 为反映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优秀歌曲之 一。50年代中期,周总理曾问过:"延安时有个 张鲁,唱得不错,现在怎么听不到他唱啦?"同年 又与安波、马可等共同创作联唱《七月里在边 区》;1943年,与马可等合作写了大型秧歌剧《血 泪仇》《周子山》的音乐;1949年北平解放之后写 了贺敬之作词的《平汉路小唱》曲谱,其神有韵, 其韵有神,令人不忘;抗美援朝之始,写了《王大 妈要和平》,塑造了一位为和平而斗争的中国妇 女的光辉形象,还有《慰问志愿军小唱》等,成为 说唱歌曲又一突出成果。尤其歌剧《白毛女》喜 儿的主要唱段,从中可以领略到河北梆子、秦腔、 眉户、豫剧等地方戏曲中高亢激越的散板、剁板 唱腔的风骨,还可以感受到地方说唱音乐中说白 相间式数唱、朗诵调的独特韵味——这些民族民 间音乐的元素已经化作了张鲁自己的音乐语言, 融入了作曲家自己的个性。

张鲁一生创作了1700多首歌曲及18部歌剧。 歌舞剧、电影歌曲。2002年5月,张鲁获第二届中 国音乐"金钟奖"荣誉奖,并被授予终身荣誉勋章。 2003年9月18日,张鲁在石家庄逝世,享年86岁。